

身份

一个人换种身份
会**自取灭亡**还是**重获新生**

贺 奕★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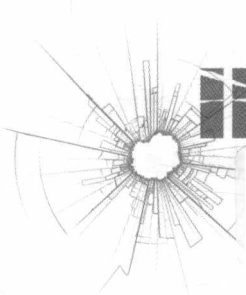


IDENTITY

台海出版社

身份

贺 奕★著



IDENTITY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身份 / 贺奕著 . -- 北京 : 台海出版社 , 2017.2

ISBN 978-7-5168-1295-2

I . ①身… II . ①贺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3371 号

身 份

著 者: 贺 奕

责任编辑: 王 艳

装帧设计: 张合涛

版式设计: 苏洪涛

责任印制: 李广顺 王丽君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95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295-2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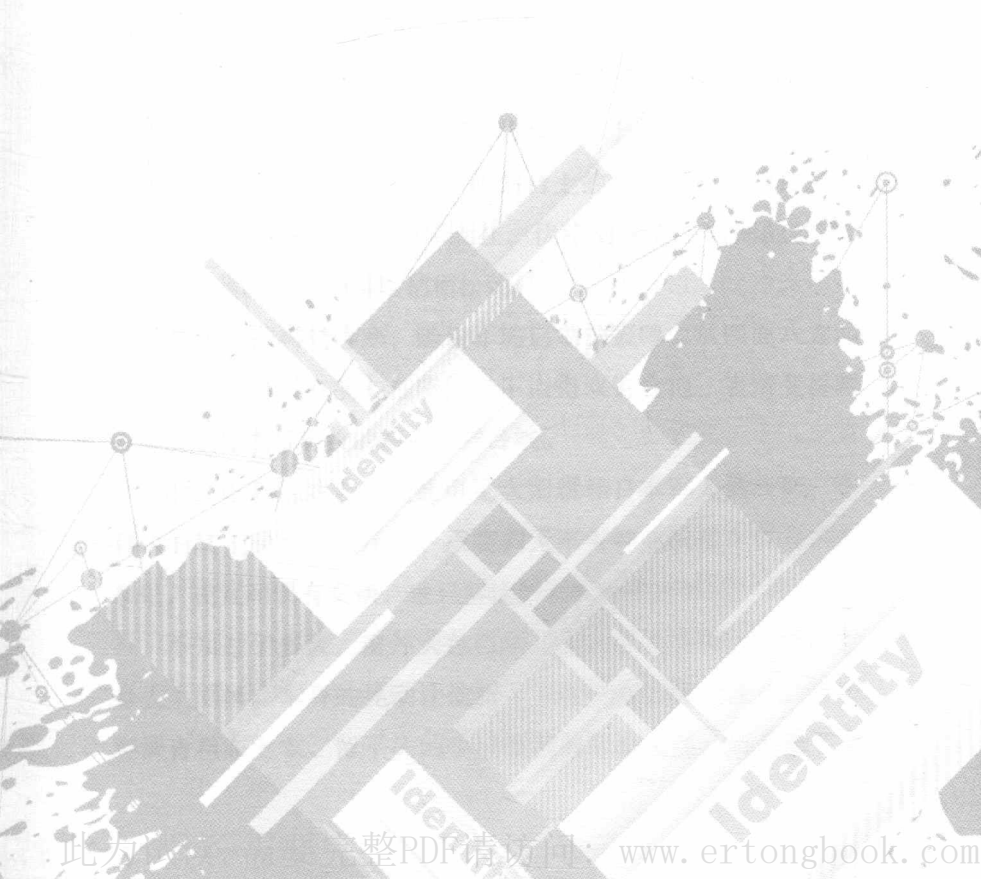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身 份/1

第二支箭/81

指尖触地/227

身 份



那块怀表比一般的稍厚，分量也略沉，银质手工雕花外壳，白珐琅表盘，后盖带一层赛璐珞防尘罩。上火车前，方溪文特地把它从上衣内袋里掏出来，跟站台上的挂钟对了对快慢。三根长短不一的蓝钢指针一如既往，优雅地合奏出时间的韵律，让方溪文紧绷的神经得以稍稍松弛。

1939年的料峭春寒，随着车轮启动的轰鸣，从四面八方汹涌地灌入车内。方溪文在座位上不由得双臂合抱，表情变得跟他此次上海之行肩负的使命一样冷峻。

沿途停靠的站点，随处可见太阳旗和日本军人的身影，车厢内的气氛始终令人压抑。乘客们无不失神地沉浸在各自的心事里，相互间偶有交谈，也只掰扯些无关痛痒的闲话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天色已暗，车内灯光昏黄。方溪文起身去上厕所。车身的晃动让他脚下打着趔趄。没走几步，一个穿淡青粗布上衣、留平头的小混混跟他迎面而过，两人撞了个

满怀。还没等他看清对方的模样，那家伙已经骂骂咧咧地蹲下身，去捡掉落在地的香烟和火柴了。方溪文进入臭气刺鼻的厕所，隐隐觉得哪里不大对头，猛然一摸胸前——怀表丢了！

方溪文顿时面色铁青，顾不上解手，冲回车厢，小混混已经不见人影。他先是沿着过道一路追到列车顶头，又折回来再找，终于在最末尾的一节车厢里，发现小混混跟几个乘客凑成一堆，正在吆三喝四地赌牌。方溪文镇定心神，过去一把揪住小混混的衣领，叫他还表。输到面红脖子粗的小混混不为所动，扭动身子挣脱方溪文，嘴里嚷嚷着要一把回本，一对贼溜溜的眼珠只顾斜睨手里的牌，刺在腕上的一条绿身红信蜥蜴赫然可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像锈铁一样粗粝的嗓门在方溪文耳畔响起：

“我当谁呢，原来是方大少爷！”

方溪文扭过头，一眼认出嘴里歪叼着烟说话的这条壮汉，竟是多年不见的同乡袁午。那块带银链的怀表，此刻正明晃晃地垂挂在他一只小臂上，显然是刚从小混混手里赢来的战利品。方溪文微蹙眉头，不由得暗暗叫苦。想当年，在湘西北小县城的老家，方溪文的父亲是中药铺老板，袁午的父亲是采药工，袁父有年冬天受方父指派进山采药，不幸坠下悬崖摔死。袁母带着儿子索要赔偿，却一次次被方家拒之门外，方溪文和袁午也因此一次次隔着一道铁栅门冷目相对。立志复仇的袁午没有就此罢休，多年后领着一队暴民以打土豪为名洗劫了方家，方父受了惊吓，不久便积郁而死。

仇家当道，方溪文只好放开小混混，摆出一副有话好商量的姿态，那块表其实值不了多少钱，只是受之家传不可遗失，请求袁午物归原主。袁午狠狠吸了口烟，夹在焦黄手指间的哈

德门香烟顿时短了半截。他冷笑说此表已归自己所有，不会白白给人，想要就也来赌一把。

方溪文向来对赌博深恶痛绝，连连摆手，说与其这样，倒不如他直接出笔现金，就当是从袁午手里把表买回去。

“看来方大少爷出息了，比你那个挨千刀的老子大方多了嘛！”袁午放声嘲笑。

走到这步田地，方溪文明白讨回怀表已绝无可能。眼看列车驶入灯火渐亮的上海近郊，他打定主意先跟对方假意敷衍，再另想计策。于是，他在袁午对面坐下，推说自己对赌牌一窍不通，让对方先把门道解说一遍。袁午倒是耐心十足，显然非常享受这一尽情折磨仇家的过程，从他嘴里喷出的浓浓烟雾，就像即将套上猎物的绳索一样，一圈圈在方溪文头顶上方缠绕着。

“这样吧，方大少爷，你觉得你这块表值多少钱，你就可以押多大的注。”

方溪文默不作声，用细腻得如同女人的手笨拙而吃力地打开车窗透气，任低啸的风吹乱头发。他若有所思地将目光从头顶的行李架滑过，落到由小混混发到桌面的两沓牌上。

“算了，不赌了。”他突然蹦出这样的话，让袁午完全没有料到。

“怎么？表不要了？”

“就送给你好了。”

方溪文淡然一笑，站起身来，作势欲回原来的车厢。

“你这是何必呢？”一旁的小混混大为扫兴，“既然你对输赢都无所谓了，为何不干脆开牌看下结果？说不定赢的还是你呢！”

方溪文瞪他一眼，小混混不再吱声。

“说得没错。”袁午似乎决意让方溪文后悔，手法娴熟地将两沓牌撮起、铺开。果然，袁午这边有对七，方溪文那边却是三张花色不同的连牌。小混混和参赌加围观的几名乘客，立即连声为方溪文唏嘘惋叹。

“看出来方大少爷你是个怎样的人了。”袁午的口气半是轻蔑，半是得意。

“哦，是么？”方溪文停步侧身，做出愿闻其详的样子。

“你绝对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你不是不敢做，也不是不能做，只是一旦主动权不在你手，就算做成了也不会有成就感。”袁午说着，摊开手掌指着桌上的牌，“可是，世上很多事都是你没有把握的，有时候不赌一把，你根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”

6
这时火车拉响了进站前的汽笛，突然减速造成的剧烈晃动，让一车乘客的身体都失去平衡。方溪文早就等着这一刻。他趁势抄起行李架上早已看好的一只钉着铜条饰边的小皮箱，拼尽全力猛击袁午头部，毫无防备的袁午当即晕了过去。

众人惊骇的目光下，方溪文将皮箱放上小桌，冲着袁午面无表情地轻声叨咕道：

“是，有时候不赌一把，你根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……”

方溪文想稍喘口气再取怀表，哪知一旁的小混混以为他接下来要对付自己，刷地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，在他小腹上连捅两下。方溪文捂着流血的伤口，疼得五官错位、站立不稳。小混混扯开喉咙高叫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随即有如猿猴展臂攀枝，轻盈地蹿出窗外逃走。

*

*

*

火车徐徐进站，车内却炸开了锅，恐慌情绪伴着警铃迅速蔓延。乘客们在相互推挤和踩踏中拥向门口，更有不少人越窗而下。

车身刚刚停住，等在站台廊柱下两个搬运工模样的男子，透过车窗，正好目睹不省人事的方溪文倒卧在小桌上，身下压着一口铜条包边的小皮箱，一只手还紧紧攥住把手。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，凑近去研究一番皮箱外形，又将它从方溪文手中拽下，打开翻检，找出一样长筒状的东西，分别从两端窥看一番筒内后，冲着同伴点头。两人迅即将鲜血浸染下半身的方溪文拖出车窗，沿着铁轨一溜烟远去。

片刻过后，同节车厢的另一侧，一个穿黑色西装、戴金丝眼镜的小伙子相当狼狈地从车窗爬进来，将晕倒在座椅下的袁午翻了个身，发现缠在后者臂上的那块怀表。验证怀表无误后，他马上召唤车外接应的两个同伴，合力将袁午搬下车，转瞬消失在暮色深处。

二

袁午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正和衣躺在某家大饭店客房的床上，头部的痛感将记忆拉回到方溪文拿皮箱砸向他的那一瞬间。窗外已是朗朗白昼，也不知在那之后过去了多久。他正疑惑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，一旁沙发上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小伙子见他有了动静，连忙起身凑近，面露关切之色：

“方先生，您总算醒了。”

袁午下意识地用手一碰肋下，硬硬的勃朗宁手枪还在，心神为之一定。知道对方错认自己，但情势不明，只能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车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旁边有那么多血？幸亏我抢先一步，要不然落到巡捕手里，再从您身上搜出枪来，那就麻烦大了。”小伙子似是急于将功劳揽到自己头上。

袁午从床上坐起，一眼瞥见床头柜上的那只怀表，大致明白了原因所在。不过，对于方溪文将自己砸晕后何以会出现眼下的结果，他却茫无头绪。他随口诌了一套说辞，只说是邻座的两个无赖因赌牌起争执并动起了手，他劝架反而被殴。小伙子听罢释然，随即说：

“小弟白野牧，加入军统已三年有余，今后跟方先生共事，还望方先生多多指教、提携！”

袁午脸上堆笑，心里却动了杀机。他一边揉抚着头上的痛处，一边走近窗边。只见饭店紧邻一条店铺林立、招牌如云的大街。远处楼宇间蜿蜒如带的一泓水面，想来就是黄浦江无疑。

“哦，对了，刚给莫美唐小姐去过电话，她应该很快就到。”

听到“莫美唐”三字，袁午暗吃一惊。他此次由北方到日军重围中已成“孤岛”的上海租界，是奉中共上级密令，惩办一个名叫莫冠群的叛徒的，按照行前掌握的资料，莫美唐正是莫冠群的独女。莫冠群的公开身份是著名实业家兼上海金融同业公会理事，实为上海地下党高级领导人，数月前被捕后投降日伪，致使上海的地下联络点一夜间丧失殆尽，再加此人对地下党的组织形态和活动规律了如指掌，无疑使中共在整个日占区的生存都蒙上一层阴影。

小白继续在他身后恭维地说：

“方先生魅力不小啊，都分别两年多了，莫小姐还是急不可待地想马上见到您。相信方先生此次定能不辱使命，顺利从莫冠群手里弄到戴老板想要的情报。”

袁午本想回手撂倒小白，听他这样一说，心眼忽然活动起来。想到如能控制莫小姐，威胁她为人质，或许更容易接近莫冠群，出奇制胜，一击成功，到时再去寻找组织不迟。

* * *

父亲死后，袁午在老家的一家赌场当过几年端茶扫地的伙计，正是在那里他精通了各种赌博的方法，熟识了各种出千的套路，学会了从赌桌上的表现洞窥他人内心，也把自己磨炼成了一个一旦看准时机便敢于舍命相搏的赌徒。一天，一个濒临绝境的农民带着手头最后一块银元走进赌场，想赢一笔钱给孩子治病，如果输了就要投河自尽，满怀同情的袁午暗施手法相助，帮农民赢走 50 块大洋。输了钱的恶霸迁怒于袁午，将他拖到门外打得奄奄一息，是一位路过的中年男人救了他。后来正是这位人称茶叔的男人引他走上革命道路，将他一步步锻造成行动高手。从那以后，革命对他来说就是一块新的赌盘，枪弹对他来说无异于另一副赌具，一次次领受的任务就像不断重掷的骰子，唯一相同的是每次下的注都必是鲜血、是肉身、是生命。

不久前，因为莫冠群的叛变，被袁午视若生父的茶叔在济南被捕，落入日本特高课头子真田忠胜之手，惨遭杀害。而此次受命来沪行刺，正是源于袁午的主动请缨。

袁午骨子里的赌性再度迸发，打定主意要借此天赐良机完

成使命。赌桌上偷梁换柱、瞒天过海，他本是好手；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，也早修成行家；而且形势越危急、局面越混乱，他反倒越来越来劲。他兜着圈子从小白嘴里套话，渐渐摸清了方溪文和莫小姐的关系——在大学时代曾是一对恋人。

桌上电话响了两声。

“这是楼下望风同志发来的信号，莫小姐已进饭店大门。我不便待在这里，这就去隔壁房间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不过，这里隔音不好，等会儿你跟莫小姐亲热的时候，可得慎重着点儿啊。”

说到最后，小白眯眯镜片下的眼睛，一脸坏笑。

小白刚刚离开，走廊的一头就响起高跟鞋的橐橐声，不疾不徐，轻重有致，像是踏在琴键上。这行琴音变得越来越清亮，最后在门外戛然而止。敲门声随即响起。

袁午走到门边，侧耳凝听片刻，接下来的动作快如闪电：在打开门的一刹那，将体态娇小、一袭雪青色旗袍的莫小姐一把拉进屋内，她的惊叫尚未出口，就已被他一只满是厚茧的大手紧紧捂住。在隔壁的小白听来，想必两人是以一场近乎窒息的热吻作为久别重逢的开场白。

莫小姐惊恐地瞪大双眼，身子奋力挣扎，却丝毫撼动不了袁午强有力的臂弯。袁午贴近莫小姐低声耳语：

“我是方先生的朋友，他现在有危险，你要想保他的命，就得一字不差按我说的做。听明白没有？”

莫小姐停止挣扎，点了点头。袁午抬眼扫扫天花板，又将耳凑近门边听听动静，继续压低嗓音说：

“这里已经被人控制，他们把你叫来，是想让你确认我是不是方先生，如果你不认，那真的方先生马上会死。听明白没有？”

莫小姐眉头紧蹙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袁午这才松开手，让莫小姐那张一时被扭曲的脸庞恢复了精致的轮廓。

“美唐啊——”他突然换了副高亢而深情的腔调，同时以手指墙，示意这话是说给隔壁听的。“你知不知道，这几年我想你想得好苦！好多回在梦里见到你，醒来后为你担心这担心那。现在看到你，我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啊！”

莫小姐被袁午的一惊一乍弄懵了，可由于担心方溪文的安危，又不敢不信。

“你……你就会说假话！”她说得口气生硬，却也算应景。

袁午见莫小姐已经着了了他的道，知道接下去必须继续采取“神经战法”，不给她留下半点儿思索和怀疑的间隙，同时还得顾及隔壁监听的小白以及散布于饭店内外的军统特工们，使其相信他和莫小姐的关系。他只好避虚就实，忽而说起昨晚火车上的倒霉遭遇，让莫小姐察看一下他脑顶尚未消退的瘀肿，忽而又提起老家的风土物产，跟莫小姐记忆中方溪文做过的描述竟无二致。

多年以来，袁午都把自己家破人亡这笔账记在方家头上，这也是为什么当初茶叔向他灌输革命道理时，他首先想到的只是向方家复仇。领着山里的游击队潜入县城打劫方家那次，完全是他自作主张，为此还曾挨过组织上的严厉批评。不过当时方溪文正在省城上学，不然袁午一定会像修理他老子一样，好好地修理他一番。袁午担心话扯多了难免露馅，赶紧在桌上的便笺上写下两行字，然后举到莫小姐面前，示意她照着上面说：

“今天家里还有事，我得回去了，你送我吧！”

把写过字的便笺扔进抽水马桶冲掉后，袁午让莫小姐挽着

他出门下楼。两人在路边各上一辆黄包车，一前一后向着莫家奔去。情报表明，莫冠群几乎天天龟缩在家办公。袁午感到自己正一步步逼近即将在赌桌上揭开骰筒的时刻，这使他一时血脉偾张、瞳仁放亮。

黄包车驶近莫公馆，袁午远远望见大门和内院布满便衣岗哨，进门的人都得先接受搜身。袁午拍拍腰间的勃朗宁，知道今天已无机会，只能从长计议。莫小姐一下车，便急切地追问他方先生到底在哪里，遇到了什么危险。袁午担心她召唤便衣抓捕自己，就低声说要想保住方先生的命，必须对今天的事只字不提，过两天自会联系她，让她和旧相好见面。

方溪文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医院的病房。麻药的劲头已经过去，身子稍动，痛感便会从紧束的绷带下不断袭来。他曾在迷糊中几次听人提到“袁先生”，沮丧地以为两人落在了一处，此刻睁眼一看，病房里也就他一个人。窗外是个大白天，但天低云暗，分不出是一天中的哪个时候。意外的是，他用以对付袁午的小皮箱，竟然就搁在床边的桌子上。

方溪文从床上挣扎而起。箱子没有带锁，撇开搭扣，轻易就能打开。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，多是麻将、扑克牌、骰盒、骰筒、签条之类的赌具。还有一样长筒状的东西，两头粗细不一，举到眼前，看起来似乎是只万花筒。

护士端着药盘进来，叫声“袁先生”。方溪文恍悟自己被错

认，刚要辩白，忽有一位寸短头发、蓄连鬓胡的中年男人进来，并不说话，只是向他以目示意。直到护士交代完服药事宜离去，中年男人才绽露出一脸的困惑和焦急：

“袁先生，火车上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会被捅刀子？幸亏有这箱子证明身份，要不然我们连人都接不到。”

方溪文不清楚对方是什么背景来头，只好装作疼痛呻吟，借以寻思对策。“车上遇到了小偷……”他语焉不详，要看对方的反应。

自称姓洪的中年男人显然对这一说法非常失望，狐疑地上下打量方溪文。“今后一定要处处谨慎，切不可因小失大。我们的任务高度机密，出不得任何岔子。”老洪压低声音，言语中颇有责备之意。

方溪文顺着老洪的话，模棱地问：

“那，准备得怎样了？”

老洪在病房中踱开几步。

“那老狐狸平日深居简出，极少露面，公馆周围又警戒森严，很难下手。”

方溪文听到“下手”，心中不免一惊。“有几成把握？”问得还是那么含混。

“很难说。我已经在戈登路和武定路的转角处、莫公馆对面租了一处房子，可供日夜监视，也在狙击步枪射程之内。”

方溪文至此已经了然，老洪所说的“任务”就是刺杀莫冠群，其所属组织必为共党。而他本人此次受命来沪，正是要利用他与莫美唐小姐曾经的恋人关系，接近其父莫冠群，刺探有关日伪乃至共党地下组织方面的情报，可能的话将莫冠群发展